籌辦夷務始末

籌辦夷務始末卷之二十五

道光二十一年辛丑三月丙戌靖逆將軍奕山參贊大臣隆文奏竊奴才等在安徽途次兩准軍機大臣字寄道光二十一年二月十四日奉

上諭本日據伊里布馳奏收復定海一摺又據琦善馳奏查明香港地勢及現在籌辦情形一摺英逆在粵日肆猖獗攻擊礮臺戕我官兵占據香港擅出偽示種種不法殊堪髮指前有旨令楊芳先行赴粵會防並令奕山等兼程前進該將軍等到粵後務即會集各路官兵一意進勦至琦善前奏香港地方寬至七八十里如或給予必至屯兵聚糧建臺設礮久之覬覦廣東流

弊不可勝言。茲又據奏香港孤懸海外。離省較遠等語。前後情
詞。自相矛盾。顯係不實。著奕山。隆文。楊芳。祁𡎴。確切查明。據實
具奏。即使香港並非險要。亦必設法趕緊收回。斷不准給予該
夷。致滋後患。琦善原摺。著發交奕山隆文閱看。伊里布摺。並鈔
給閱看等因。欽此。又二月初十日。奉
上諭。本日。據奕山等奏接奉廷寄。遵旨籌辦一摺。所奏俱悉。安南
軋船。既據該將軍等。查訪形式。俟抵粵後。趕緊做造。如該省業
已製造。即著派員演駕。藉資得力。並召募水勇。務當一鼓作氣。
督兵進勦。斷不可稍存一通商之意。致滋游移。至於相度機宜。
應如何進兵得手之處。該將軍等隨機應變。必能籌畫萬全。出

奇制勝。並著出示曉諭。該弁兵水勇等。如果擊獲夷船。即將該船貨物。悉數充賞。以勵眾心。前飭琦善查明陣亡將弁兵丁數目。茲據覆奏。已降旨交部照例賜卹。並將陳連陞父子。加等議卹。惟將弁傷亡甚多。該兵丁等陣亡恐不止此數。著奕山等查明琦善所奏。有無隱飾。又琦善與義律屢次晤面。談論香港之事。彼時有無官員在旁。該夷目與琦善有無私相餽送之事。著奕山等密加查訪。據實具奏。琦善本日所奏摺片清單六件。發給奕山等閱看等因。欽此。又二月十七日。奉

上諭。本日。據琦善奏稱。逆夷聞大兵將集。意圖滋擾一摺。該夷現聞內地調兵。四出窺探。並有兵船數隻。叟至下橫檔山後探水

顯露詭謀。惟此時兵未到齊。尚覺單弱。該將軍等務當督飭該

省兵弁。及陸續到粵兵丁。分布要隘。協力堵禦。毋稍疏虞。一俟

靖逆將軍。及參贊大臣等到後。自應一鼓作氣。帶兵進勦。以靖

餘氛。琦善原摺著發給閱看等因。欽此。奴才等跪讀之下。仰見我

皇上

聖慮周詳。無微不至。奴才等身膺重寄。恨不能奮飛前往。滅此朝食。

惟馳至江南徐州府。及安徽一帶。晝夜陰雨。繼以大雪。泥

深盈尺。兼程而進。不過百里。茲於二月二十四日。行抵宿

松縣界。前接江西撫臣錢寶琛函稱。江西驛路窄狹。兼以

陰雨連綿。山水暴漲。不能兼程。已雇就包程商船。可以晝

夜前進。無慮阻滯。頃又接到江西撫臣來信。初六日。虎門危急。調到湖南官兵失利。查該夷於初五日繳還定海。初六日。即進攻內地。（硃批。[illegible]）明係併力粵洋。負嵎抗拒。猖獗已極。令人髮指。現在各路官兵到粵者。僅三千餘名。雲貴湖北湖南官兵。未知曾否全數到粵。未准該撫知照。四川頭二起官兵。甫入湖北。埒等現已札催星馳前進。伏思夷匪正在鴟張之際。廣州守禦。在在吃緊。調到之兵。現有傷損。非厚積兵力。不足以壯軍威。查有浙省停止湖南湖北兵二千（硃批。[illegible]）八百名。現在安徽太平府蕪湖江面一帶停泊。埒等一面

奏

聞。一面飛咨安徽撫臣。兩江督臣。轉飭帶兵官弁。督催就近由江西赴粵。以備調遣。又飛咨廣西撫臣。挑選精兵二千名。整頓軍裝火礮。俟[臣]等馳至粵境。察看情形。再行奏請徵調

（朱批七月十六日奉上諭另有旨）

至前奏

簡派赴浙帶兵之韓振先。琦忠。二員。已經督臣伊里布停止前往。現在中途。尚未回任。查該二員屢次帶兵。頗為得力。合無

仰懇

天恩。飭令該二員就近赴粵差委之處。恭候

（朱批有旨）

諭旨遵行。其應行查訪各件。容[臣]等到粵。逐一詳查覆奏。

奕山隆文又奏。再查回疆兩次用兵。發遣伊犂等處官常

各犯。曾經奏派軍前效力。均蒙

允准在案。昝等於山東鄆縣途次。迎晤安徽撫臣程楙采。談及已

革總督周天爵。在湖北訓練兵丁。頗得衆心。人雖鹵莽。尚

有血性。玆因獲罪發遣伊犁。聞其現在河南地界。告假安

置伊母等語。未知目下遞解行至何處。昝等不揣冒昧。仰

懇

皇上逾格

天恩。可否將該革員改發廣東海口。效力贖罪。如蒙

俞允。應請

敕下經過河南陝西撫臣。迅將該革員解至廣東。由昝等酌量差

遣。藉資驅策。

諭內閣。琦善著韓振先前有旨令其折回本任。現在無論行抵何處。著即馳驛改赴廣東。交奕山等差遣委用。

又

諭。周天爵著改發廣東。效力贖罪。並著河南陝西巡撫迅即查明該革員行抵何處。飭令解赴廣東軍營。交奕山等酌量差遣。

諭軍機大臣等。本日。據奕山等馳奏遞次調兵赴粵一摺。前有旨將前調赴浙之湖廣兵二千八百名。改赴廣東。並調廣西兵二千名。迅赴粵東。聽候調遣。於二月二十三日。由六百里加緊諭知該將軍等。計日內當已接奉矣。所請將調赴浙江之韓振先

琦忠。二員。赴粵差委。已明降諭旨准行。該二員前有旨令其折
回本任。琦忠昨已補授鎮筸鎮總兵。現據該將軍等奏現在中
途。尚未回任。即著該將軍等就近飭令改赴廣東。聽候差遣。並
知會陝西。湖南。四川。等省。一體遵照。計該將軍等此時當已行
抵江西。著即星夜遄行。無拘水陸。迅即馳抵廣東省城。以慰民
望。其另片所請。將周天爵改發廣東之處。已明降諭旨如所請
行矣。

己丑。閩浙總督顏伯燾奏。水師提督陳階平年力就衰。久
病未愈。請
旨即令開缺。

迅賜簡放。

諭內閣。顏伯燾奏提督年老久病請旨開缺一摺。陳階平著以原品休致。福建水師提督。著竇振彪調補。廣東水師提督。著吳建勳補授。

顏伯燾又奏。臣蒙

恩簡授閩浙總督。於正月二十六日接篆。當將地方緊要事件。與撫臣吳文鎔熟商後。隨即起程前赴廈門。督辦防勦逆夷一事。臣於二月初十日抵廈。連日親赴各海口。察看情形。查得廈門一島孤懸閩南。遠控臺澎。近接金門。又為泉漳屏障。與粵東毗連。洋面四通八達。實為全閩咽喉門戶。西

南北三面。皆屬內港。東則三十里外。即係外洋。大小諸嶼。參差屹立。上年六七月間。逆夷兩次竄擾。皆由東南之青嶼口出入。青嶼在浯嶼之內。入口船隻。必先經由北岸之白石頭安海二汛。迤西為水操臺頭巾礁小大礮臺。皆為首衝。再西。則魯班廟文汛口。沙坡尾虎頭山均為次要。水操臺對岸。為嶼仔尾。嶼仔尾之西。橫亘海中。與虎頭山遥對者。為鼓浪嶼。登嶼。則全廈瞭如指掌。以上各處。共安大小礮二百七十九門。水陸兵二千七百九十九名。僅有夷船竄至。浯嶼及大礮臺等處截擊之。嶼仔尾夾擊之。魯班廟等處斜擊之。鼓浪嶼迎擊之。其自白石頭至沙坡尾一

帶。俱為平地衝要。障蔽不嚴。兵心不壯。原設沙囊。久則腐散。上年。經興泉永道劉耀椿。倡建石壁。高一丈。厚八尺。長五百丈。每五丈留一礮洞。東置礮門。壁後各建兵房。樓止有所。惟外向濱海之處。大船不能駛近。是以上年未議設防。自廣東大角沙角礮臺。猝被逆夷攻奪。皆有漢奸登岸。萬一生心廈島。誠恐故智復萌。情形既今昔不同。防勦宜水陸兼備。所有安海汛迤東之曾厝垵。白石頭迤東而北之河厝鄉。皆有沙坡可上。廈北之五通汛。則由金門可以徑達。廈西之高崎汛。杉板亦可駛入。以上各處。不可空虛。共安設礮百門。兵一千四百一十名。高崎汛。又派哨船十

隻。兵三百名。攔截港面。此外各處。尚有水勇練勇共九千二百七十四名。並聽調遣。是乃全厦備禦之大概也。其中尚有應需添兵安礮之處。容臣隨時相機辦理。伏思暎夷犬羊性成。自去夏占據定海。滋擾粤東。狼貪豕突。惟利是圖。實覆載所難容。亦神人所共憤。我

皇上乾綱獨斷。特簡重臣。調派勁旅。馳往粤東定海分勦。不難剋期蕩平。惟痛勦之後。必致四處竄擾。閩省首當其衝。備禦不可不嚴。臣履勘厦門。前後左右。處處設兵安礮。尚屬周密。各將士志切同仇。無不發奮自勵。若該夷自投死地。惟有痛加攻擊。使其片板不留。一人不活。以伸

天討而快人心。

諭軍機大臣等。顏伯燾奏廈門防勦情形一摺。廈門一島。孤懸閩南。遠控臺澎。近接金門。與粵東毗連。為全閩咽喉門戶。該督於抵任後。親赴履勘。在各海口安設礮位哨船。並派兵丁水勇等備禦。儻有夷船竄至。不難截擊兜捦。此外如尚有應需添兵安礮之處。著該督酌量情形。相機妥辦。現在逆夷雖退出定海。難保不竄入閩洋。前經降旨令顏伯燾嚴密巡查。分飭員弁防堵之處。諒已次第部署。該督即暫回泉州。居中策應。總期聲勢聯絡。使賊兵不敢侵犯。設或竄突閩洋。即當併力攻擊。痛加勦洗。以伸天討而快人心。方為不負委任。

庚寅。

諭內閣。昨因廣東虎門礮臺失守。提督等陣亡。降旨令兵部議卹。兹據該部議奏原任廣東水師提督關天培除照例賞給銀兩。准予世職外。著該督撫查明伊子孫幾人。均於服闋後。送部帶領引見。候朕施恩。原任廣東海口營叅將奏補香山協副將劉大忠著加恩照副將例賜卹。原任廣東碣石鎮標右營都司奏署水師提標左營遊擊麥廷章。著加恩照遊擊例賜卹。該二員應得卹典。該部另行議奏。原任湖南鎮筸鎮總兵祥福左營巖門遊擊沈占鼇。提標左營中軍守備洪達科均照該部所議賜卹。該六員。統領士卒。為國捐軀。均堪憫惻。著該督撫於事竣後。

即在遇害地方建立專祠。以慰忠魂而彰節義。

辛卯。

諭軍機大臣等。伊里布上年抵浙後。所有琦善給伊里布文書信件。著伊里布即包封進呈。不准有一件藏匿自取咎戾。

參贊大臣楊芳奏。㗭夷兵船。遊弈於省河正東通海之二沙尾內外。東南通海之大黃窖內外。或三五隻。或六七隻。距省二十餘里之間。零星停泊。聚散靡常。並偏歷省河南岸。綿長十餘里。商賈雲集。人煙輻輳。初為固守城垣。兵力不敷。尚未遣兵過河。而城後東北西三面皆山。近城排列。東則保釐礮臺。北則東得勝西得勝礮臺。西則有西大礮

臺。雖皆安兵護守。不免兵力稍單。奴才看得正東保釐礮臺
前面偏東南十餘里之東盛寺。距河五六里。為三面襟喉。
派令總兵段永福帶領貴州兵一千名。堅築營壘。以扼其
吭。又看得東南大黃窖礮臺。孤立河中。小而且薄。不足以
當賊礮。堵亦無益。退後五里之鳳凰岡。為南岸頂衝雄峙
要隘。原係將軍閱視水操將臺。約可容兵千名。排列大礮。
阻截入省河道。兼顧西來花地進兵之路。是以派令總兵
長春帶領江西兵一千名。安營駐守。即堅築營壘。亦不足
以當賊礮。是以加派多夫。幫同兵力。趕掘深濠。厚積土袋
伏兵據守。大礮後身。掘坑藏身躲礮。兵心自穩。賊來奮力

轟擊。斷不至竄近省垣。與段永福東盛寺。已成犄角之勢。
城廂內外。民心大定。遷者漸復。閉者漸開。軍民鼓勇。可期
無虞。惟南岸無兵可撥。不免人心惶惑。是以將江西兵除
長春帶守鳳凰岡外。其餘一千名。全抽過河。分段埋伏。鎮
靜人心。萬一賊敢近城。兩面環攻。如由陸路則暗抽添防
東北西三面。指日奕山。隆文。趕到。後路大兵。陸續齊集。一
切水路攻具火船木排。衆力催趲。限十日內。可以足備。而
陸路進兵截殺道路。業已採探周密。務期大加攻勦。以彰
天討而肅海宇。
楊芳又奏。再奴才所慮者。逆夷聞風遠颺。似難得手。頓師糜

費。師退復來。伊于胡底。奴才寤寐思維。寢食俱廢。萬不得已。想到從前水師。一為備賊上岸。抄襲賊後。一為護持海商。免遭劫掠。是以前明有倭寇之患。

本朝有蔡牽等水賊之累。欲杜陸路之侵。或者改水師為陸路。原糧原餉。不須添費。以礮臺兵船逐年修費。用築營汛城堡。大有撙節。營汛之間。添築寨堡。自然聲勢聯絡。細查廣東一省。最關要害之處。省城祇慮二沙尾鳳凰岡。兩河大船能到。果於附近河岸有山可靠之處。背山修砌營壘。安兵駐紮。賊礮斷難透山轟營。營前用石累砌橫隄。與水小之年相平。上游可無水患。為省城保障。虎門澳門。一例

為之。藩籬既固。陸路可無侵犯之虞。查西北居民無洋可出。安居樂業。如留水師。專顧海商。殊屬不值。至於漢奸從賊。內犯曰奸。從賊不能內犯。徒耗彼糧。即使人衆結黨。內無所得。亦必轉而攻賊。無關痛癢之水賊。以賊攻賊。轉有裨益。

楊芳又奏。再探夷近日情形。自因烏涌之戰。湖南官兵。誓死力敵陣。亡鎮將備弁三十一員。（朱批。覽之惻然。）兵丁四百十五名。回營兵丁四百五十六名。除礮擊沈溺之外。短兵相接。（朱批。[illegible][illegible]有氣。）砍斃逆夷多於官兵。今知現在守城尚有貴州湖南江西官兵。並（朱批。未來。）趕辦火船火排。是以未敢深入。兼為暗通漢奸銷貨。故輒

賊游奕。（此亦有之矣）奴才籌之至再。如用貴州。湖南。江西官兵。由陸路分抄下哨河岸。用火船火排由水路順潮下壓。僅能燒其附近賊船一兩隻。其餘後路分泊賊船。聞風竄颺。不能痛焚捦渠。且城中人心甫定。一見派兵出抄。恐本地守城兵單。稍有警動。轉為趨小利而誤大局。是以暫為羈縻。（[illegible]）稍待奕山隆文趲到。（豈要。中其要害也。）計後路官兵亦可以陸續齊集。再為設法水陸兜剿。

硃批。二十日拜摺後。必有續到之兵。如能相機攻剿。先行痛殺方好。朕日夜引領東南。企盼捷音之至。

又

扰。客兵不滿三千。危城立保無虞。若非朕之參贊大臣果勇侯楊
芳。其孰能之。可嘉之處。筆難宣述。功成之日。佇膺懋賞。此時之
第一功也。厥後尤當奮勉。

諭内閣。楊芳奏抵粤查明前此湖南官兵。在烏涌與賊相持。除礮
擊沈溺外。短兵相接。砍斃逆夷。多於陣亡官兵等語。可見我兵
精銳。奮勇直前。若使調度有方。必不致孤軍失守。玆據奏稱陣
亡鎮將備弁三十一員。兵丁四百十五名。除業經降旨賜䘏外。
其餘均著該督撫查明。分別奏咨議䘏。以慰忠魂。至楊芳經朕
特授參贊大臣。抵粤後。即能相機布置。籌備合宜。危城立保無
虞。逆咦不敢近偪。各軍民等。現在安堵如常。同心協力。誓必滅

賊。指日大兵雲集。即可迅奏膚功。楊芳曉暢軍務。先聲奪人。深堪嘉悅。著先行交部從優議敘。

諭軍機大臣等。楊芳奏布置攻守機宜一摺。辦理妥協周密。可嘉之至。朕心甚為欣悅。已明降諭旨。將楊芳先行交部從優議敘矣。粵東省城。軍民雜處。經此一番布置。人心大定。可期眾志成城。計日奕山隆文等抵粵。大兵雲集。必可分兵進勦。抄前襲後。使該夷首尾不能相顧。即令奕山等抵粵稍遲。所調各路官兵陸續趕到。諒楊芳必能出其不意。突用奇兵。爭先制勝。朕日夜盼望捷音。以紓廑念。

欽差大臣江蘇巡撫裕謙奏。竊𫊸先後承准軍機大臣字寄。道光

二十一年。二月。十二日。奉

上諭。伊里布馳奏遣將帶兵收取定海並密籌攻勦一摺。是否確實。著裕謙到浙後。將伊里布現辦情形。確切查明。據實具奏。斷不可隨同附和。代人受過。又二月十四日。奉

上諭。定海甫經收復。城隍一切尚未修整。防堵尤宜格外嚴密。不得稍存大意。楚省及本省防兵。是否即可裁撤停止。著裕謙酌量情形。妥為辦理。前調韓振先。琦忠二員。即令折回本任各等因。欽此。奴才伏查伊里布於接到琦善知會逆夷情願繳還定海之後。因該夷始則圖銷貨物。繼復欲將夷囚先行釋放。相持十餘日。伊里布稔知前獲夷囚內有晏士喇喇打蠻一

名。為逆夷所必欲索回之人。乘其驕惰。即密派總兵葛雲飛為頭起。總兵王錫朋為二起。總兵鄭國鴻為三起。共帶兵三千名。並將夷因晏士吋喇打釐等交守備陸昌言管帶。於二月初三日。由鎮海起程。前赴定海。初四日。人地兩交。該逆等旋皆登舟。初五日。陸續起碇南去。初六日。官兵進城。此伊里布收復定海之實在情形。紳士兵民。無不周知。咨斷不敢隨同附和。自取咎戾。至修整定海縣城隍礮臺。尚須採石燒磚。實非剋期能辦。現在先行趕築土城為藏兵避礮保守城垣之計。所有本省防兵及前調江蘇安徽官兵。應請暫緩撤退。其楚省官兵。先經伊里布行文截

留。自可毋庸再調。韓振先琦忠二員。亦經伊里布行文飭令折回。惟昨准廣東省來咨。逆夷大肆猖獗。虎門被陷。直偪省城。兵民聞之。不無惶惑。苐於忿恨之餘。即將虎門之失守。由於琦善不肯添兵。又撤退水勇。戍守單弱。並非逆夷之用兵神奇。亦非我兵之不能抵敵。其所用之空心飛彈。係因礮身較薄。膛口過大。裝藥多則處炸裂。裝藥少則實心鐵彈。不能致遠。若改用小彈。則彈子與膛口不合。施放無準。是以將鐵彈它空。實以火藥。以配合膛口之大小。受藥之重輕。我中土本有此法。現在福建省因新礮膛口過大。即用此彈。浙江軍需局亦有之。不足為奇。各緣由。明

白通飭沿海地方文武官兵。以破其畏葸而壯其膽。並各兵
民素信奴從不作欺人之語。皆知協力同心。欲圖自效。至
奴前奏普陀外洋有夷船二十餘隻。屢次遣弁查探。業已
杳無蹤跡。惟離定海縣二百餘里之六橫外洋。二十日有
南來三桅夷船一隻。在彼寄碇。二十三日。駛進定海之吉
祥門。旋又折回南去。其青龍洋面。又有夷船三隻遊弋。奴
查該夷船出沒於洋面大海之中。或多或少。忽來忽去。情
形實屬叵測。顯有奸謀。惟有會同提臣余步雲激勵將士。
鼓舞紳民。杜絕接濟。護守口岸。如敢豕突圖逞。即當痛加
勦洗。以仰副

聖主肅清海寓之至意。

裕謙又奏。竊查前

欽差大臣伊里布。以浙江省城所鑄大礮。驗不合式。又因鐵斤不敷。先後奏明飭提寶浙局銅斤。調派省城礮匠。前來鎮海。委令定海鎮總兵葛雲飛等。監督鑄造在案。茲查自開局以來。已鑄成三千斤銅礮二位。一千斤上下銅礮十餘位。尚屬可用。七八千斤之大鐵模。已做成四箇。猶未鼓鑄。適前此伊里布奏明。咨借閩省都司顧德銘帶同閩省典史陳士桂及礮匠前來。督飭該都司等。細心講求。浙江省城前鑄之礮。其病在於膛口過小。不能多喫藥彈。現在浙

江匠工。做成礮模。病仍如舊。而顧德銘所定膛口尺寸。又嫌過大。一經加足彈藥。恐有炸裂之虞。若用空心飛彈。適能如法。查空心飛彈。究不若實心鐵彈之力能摧堅。且逆夷於攻占廣東之沙角礮臺時。曾用此彈。亦不值再用。發已飭將閩匠所做之模。膛口收小。浙江所做之模。膛口放大。總以舊礮中之最堅利者為程式。惟閩匠與浙匠。鎔鐵之法。各有不同。所用器具。亦復互異。不能併爐共鑄。相助為理。而閩匠之來浙者又止十二人。一切器具均未完備。難以即日開爐鼓鑄。發業已飛咨福建督撫。臣飭調匠頭林朝英選帶匠工。並一切器具。迅速前來。專委都司顧德

銘會同浙江委員監造大鐵礮以資熟手惟有礮必得有藥浙省現存火藥皆係各處借撥而來成色不一以之操演尚堪應用若欲致遠摧堅恐不足恃臣亦已咨會臣劉韻珂籌辦餘硝四五萬斤硫磺萬斤提濾潔淨如法配合加工舂鍊上好火藥以置諸掌纔燃火即往上升不致炙手為準並咨會提臣余步雲將存貯礮彈就現在安設礮位按照膛口逐一配合編號標記再視鐵彈之多寡重輕用布口袋照數裝盛火藥一體編記以備臨時取用不致彈小於膛藥重於彈放無準的

裕謙又奏再陞任甘肅藩司浙江臬司周開麒前因臣調

赴定海。督辦善後事宜。以赴省與撫臣商繕謝

恩摺爲詞。經自回省。當經咨於二月十二日。據實奏參在案。嗣於

十四日據該司折回稟到。據稱中途見撫臣劉韻珂。商定

謝

恩摺稿。兼程趕回。前赴定海等語。咨因該司尚未知已經奏參。即

向告知。並將摺稿交給閱看。該司深知愧懼。惟稱一時拘

泥。後悔無及。祇有速赴定海。會督鎮將委員及該管府縣。

悉心籌辦。以報

鴻慈。勉圖補過。不敢因業已奏參。稍存觀望。咨察其情詞。尚屬真

誠。當即飭令前往。茲據呈報。已於二十日。起程東渡。俟事

竣視其能否奮勉。再行請

旨祇遵。再撫臣劉韻珂已來鎮海軍營。朕連日將應辦事宜與之

悉心商酌。業已漸有頭緒。杭州地方。關繫緊要。朕已囑其

於二十五日折回省城。督率調度。以期居中策應。

諭軍機大臣等。裕謙奏查明夷船遊奕情形。並鑄礮籌備火藥各

一摺。覽奏均悉。該夷船未經全出浙境。甚屬叵測。現在定海兵

力甚厚。昨又降旨飭令裕謙駐紮定海。督兵防守。著仍遵前旨

嚴密防範。毋稍疏虞。所有鑄礮及籌備加工火藥。均著照所議

辦理。惟製礮在於適用。僅斤兩過重。取料未能純淨。鎔鑄未盡

得宜。恐一經轟擊。易於炸裂。轉致害事。著該大臣督工選造。認

真講求。至火藥為行軍要需。著即飭劉韻珂多為豫備。務期如法配合。加工春鍊。勿致有名無實。朕聞㗎夷前在定海。曾向伊里布索取甚器。迨經送去。該夷因不合意退還。又伊里布與㗎夷有無往來通信及私相餽送之事。著裕謙密查據實具奏。不可隱瞞。代人受過。至另片奏周開麒已赴定海等語。昨曾降旨飭令該大臣查明該藩司是否辦公得力。據實具奏。俟奏到再降諭旨。

壬辰。

諭內閣。各省驛站。馳遞文報。現當軍務緊要。必須按限行里數遞到。刻不可緩。前經降旨通諭各省督撫嚴加整飭。如該州縣有

遲誤之處。立即嚴參。該督撫等諒必恪遵辦理。其廣東江西兩省驛站。或山路崎嶇。或風水阻滯。尤宜豫為籌辦。著該督撫等各飭所屬。不分水陸。多備夫馬船隻。遇有軍報。飛速接遞。毋得遲延干咎。

兼護兩廣總督廣東巡撫怡良。廣州將軍阿精阿奏。竊前署督臣琦善會同臣等前將虎門礮臺暨烏涌失守各情由驛奏聞在案。茲該逆夷於十三日。將兵船火輪船。聯結多隻。乘潮迅駛至二沙尾地方。因該處水勢較外洋稍淺。臣等先於此處鑿船沈石。密釘暗樁。設立木排。嚴為防堵。該夷船未敢即

時馳進。一面實力籌辦守城各事宜。並雇募壯勇。分撥帶領經前署督臣琦善派總兵長春管帶江西兵丁。駐紮河干。與林則徐鄧廷楨。防守外城。臣阿精阿。臣怡良。分守內城。彼此互相援應。其內城之東北兩面。與二沙尾陸路相通。飭令總兵段永福管帶貴州兵丁。與廣東陸路提標弁兵在彼防堵。以防夷匪登陸。十三日。臣楊芳接到逆夷肆逞之信。星馳抵省。到後周覽形勢。即飭局購備竹木排椈油棉花草船等物。以備相機攻勦。省河等處。雖與外海不同。而支流汊港。路路可通。且河面寬大。動輒數十百丈。一時難以得手。四川。湖北各路檄調之兵。尚無到省之信。兵

力尚嫌單薄。先經前署督臣琦善。札調廣西梧州協副將
周枋。並梧州協兵三百名。幫守烏涌。該將先行到省。飭赴
烏涌協防。接仗陣亡。其後到之兵丁三百名。即留備守城
又前調羅定陽春等營兵九百名。分守城外。查省城外層
雖形單薄。經有官兵分布。並於城外堆積沙袋。以禦礮彈。
尚可捍衛。城廂內外各巷。添置水缸水桶。以防火箭射入。
至內城則城垣高厚。地勢居高臨下。足資固守。惟附城紳
民富戶。從未經識兵火。驟聞逆夷闖入內河。不免紛紛遷
避。臣等會同出示勸止。臣楊芳到省後。居民見兵力漸增。
少為安帖。又出示招回漢奸。使之立功免罪。散其黨羽。一

面動用藩關兩庫銀兩支應兵餉。及買備守城需用各物。
俟確探逆夷情形。再商進勦。
諭內閣。據怡良等奏廣西梧州協副將周枋。帶領兵丁。在廣東烏涌地方接仗陣亡。著兵部照例議卹。以慰忠魂。
諭軍機大臣等。本日。據怡良等奏逆夷兵船。遊奕二沙尾等處。力籌守城情形一摺。逆夷攻破烏涌。致廣西副將周枋接仗陣亡。已明降諭旨交部議卹矣。廣東二沙尾大黃滘等處。逼近省城。該署督等分派將弁兵丁。於城廂內外。竭力防堵。足資捍衛。並經楊芳到粵後。飭局購備竹木排桐油棉花草船等物。以備攻勦。從此聲勢聯絡。互相援應。俾附城居民。得以安堵無虞。辦理尚

為周密並著確採逆夷情形可戰即戰可守則守務當相機妥

辦惟據奏出示招回漢奸使之立功免罪散其黨羽瀕海地方

漢奸交通逆夷接濟水米自應設法招徠以杜勾結但既係漢

奸自必行蹤詭秘一時無從辨別現在該署督等作何辦理能

否招之即來著即查明附報具奏

怡良阿精阿又奏再藩司梁寶常仰蒙

欽派辦理糧臺事務業經欽遵轉飭在案前於初七日因與逆兵

船偪近省河所有檄調各省官兵均由省城西北一帶水

路來省誠恐逆夷船據要隘彼此不能兼顧是以前署督

臣與臣等商令該藩司攜帶庫銀十五萬兩隨帶丞倅委

員。就距省城西北六十里之佛山鎮。設局駐紮。以備不虞。

該司仍往來省局。稽察支應。用專責成。並因關庫孤懸外

城。去靖海門不遠。城垣單薄。恐有疏失。臣怡良撫署又在

內城。不能照應周到。再四商酌。惟有暫將關庫存貯稅餉

雜項百餘萬兩。提貯內城藩運道三庫。派兵嚴密防守。以

昭慎重。又臣前奏横檔礮臺陣亡將弁。有香山協副將劉

大忠一員。茲據續探該副將被夷人打落海中。鳬水遇救

得生。除飭令養傷外。理合附片陳明。

諭軍機大臣等。據怡良等奏。飭令藩司梁寶常攜帶庫銀十五萬

兩。隨帶委員。駐紮佛山鎮。設局支應。並暫將關庫稅餉等項。提

貯內城。嚴密防守等語。辦理尚為周妥。用兵以糧餉為先。前經降旨派江西藩司趙炳言廣東藩司梁寶常。辦理糧臺。梁寶常近在粵省。趙炳言自應赴兩省交界處所。會同辦理。其應如何分路設立糧臺。以利轉輸。俾得源源接濟之處。著怡良等會同奕山。楊芳。隆文。酌量情形。督同該藩司等妥議妥辦。至佛山距城六十里。設局駐紮。自足以備不虞。其關庫銀兩。提貯內城。可期穩固。或有不妥之處。亦宜酌量分貯他處。該署督等盡心籌畫。務臻萬全。至劉大忠一員。既因遇救得生。已降旨將伊與撤銷。其慶宇達邦阿二員。究竟如何下落。著查明具奏。將此諭知怡良。阿精阿並傳諭趙炳言梁寶常知之。

癸巳。兩廣總督祁𡎴奏。道光二十一年。二月。二十七日。臣

在安徽潛山縣途次。承准軍機大臣字寄。二月。二十三日。

奉

上諭。本日。據琦善等馳奏。逆夷大肆猖獗。礮臺失守一摺。又另片

奏。請遠鎮遠威遠靖遠鞏固礮臺。亦俱失守等語。覽奏深堪痛恨。該

省海口港汊繁多。保無有分路帶兵之事。故特添派齊慎為參

贊大臣。迅即赴粵會剿。現在廣東省城。情形喫重。奕山等接奉

此旨。著即星夜遄行。兼程赴粵。會督各路精兵。相機勦辦。毋稍

遲延誤事。以副委任。琦善等摺片。鈔給閱看。等因。欽此。臣跪讀

之餘。仰見我

皇上軫念海疆。

宵旰憂勤之至意。竊惟逆夷肆意鴟張。膽敢擾及虎門。占據礮臺

多處。罪大惡極。不能稍稽

天討。臣現已星夜加緊趲行。一俟抵粵。即行會籌進勦。至臣出京

時及途次。前後另奉

廷寄

諭旨。應行辦理各件。除應於到粵後會同將軍奕山等查辦者。一

俟到省。即行分別確查辦理外。其有應知會署督臣怡良

早為預備。及臣等籌慮所及。如多雇漁船水勇。以助官兵

往來接應。並置備柴草火船。以待攻勦之用等事。臣已函

致怡良。迅速先行斟酌辦理。免致臨時貽誤。至需用兵餉。
臣前在山東途次。計各省所調官兵。即將陸續抵粵。臣亦
飛飭江西廣東兩藩司。於初次部撥銀二百萬兩內。先撥
銀一百萬兩。解赴江西南安。贛州。及廣東韶州南雄等處。
分別存貯備撥。現據江西藩司趙炳言稟報。已於所撥餉
銀內提銀六十萬兩。解赴贛南二府暫存。即可陸續轉解
廣東南韶道庫收貯。臣當即檄飭江西藩司趙炳言。駐紮
南安府。以便催前提後。無誤供支。其廣東藩司梁寶常應
駐何處。臣一入粵境。即可籌定。另行奏報
諭軍機大臣等。據祁𡎴奏。中途叠奉廷寄。欽遵辦理。並先飭藩司

運解餉銀。安設糧臺等語。現在廣東省城。自楊芳到後。民情安堵。尚堪固守。指日大兵雲集。即可以分路進勦。此時奕山等諒與該督先後到粵。該督所奏多雇漁船水勇。以助官兵。並置備柴草火船。以待攻勦各事宜。楊芳等亦已奏明豫備。當不致臨時貽誤。至部撥餉銀。已據江西藩司趙炳言稟報。撥銀六十萬兩。解赴贛南二府暫存。陸續轉解廣東南韶連道庫收貯。此外應如何分別撥解之處。著商同奕山等。妥為辦理。該督有地方重任。著即駐紮省城。督同趙炳言。梁寶常。辦理糧臺。至該藩司等應如何分路駐紮。以利轉輸。著祁𡎴酌量妥辦。總期源源接濟。無誤供支。是為至要。再據駐藏大臣孟保等奏廓爾喀國王稟

稱披楞與京屬漢人爭戰。被京屬燒燬洋船。情願去打披楞等語。經該大臣就為飭駁。旋查得披楞為暎咭唎所屬。該國人常在廣東貿易。其與京屬打仗。據稱在聶噶金那地方。因在外洋。不能指實界址。惟知披楞之東。係噶哩噶達地方。直達廣東。又稱第哩巴察為西南一大國。噶哩噶達及披楞皆其所屬。而該夷向呼暎咭唎為第哩等語。究竟披楞是否即暎夷所屬。與廣東相去遠近若何。並著和瑛查訪具奏。孟保等原摺著鈔給閱看。

乙未。

盛京將軍書善副都統奕興奏。竊奴才等前將奉天查無鑄礮

匠役。並聲明體察情形。如必須鼓鑄。再行設法雇覓。酌量鑄造。以期無誤備防等因。於本年二月初六日。附片奏奉硃批。酌量妥為之。欽此。奕等伏思鼓鑄大礮。少則不敷分撥。多則工費浩繁。開工鼓鑄。且恐稽延時日。難應急需。今奕等率同協領恆升等。再四熟商。悉心籌議。查有擡槍成式。長七尺五寸。擡演試放。頗能致遠。隨飭令協領恆升。烏爾滾泰烏爾滾珍。記名協領榮珙等。籌款依式監造一百三十桿。約三月內。均可造成。酌擬分撥金州四十桿。復州二十桿。蓋州十桿。牛莊十桿。岫巖十桿。熊岳十桿。鳳凰城十桿。錦州二十桿。嚴飭沿海各該地方官勤加操練。務期嫻熟。足

資防禦較之煸工鼓鑄大礮不惟價廉工省且輕捷利便

可期得力再查擡槍木鞘長五尺距鞘梢尺餘鑿通一孔

上穿皮帶放時一人將槍安於肩上雙手勒定皮帶又一

人將槍尾托定看准夠火可發三百餘步喫藥三兩五錢

鉛子重五錢可裝五箇今擬擡槍十桿為一排若演習嫻

熟實為軍中克敵利器

者萕奕興又奏再뛰等前因金州海口較多請將各城零

領兵丁酌撥金州挑補以資防守並

興京開原及西八路十六邊門向未設有鳥槍陳請一併添

設等因於上年十月初九日奏奉

硃批。軍機大臣會同兵部議奏。欽此。本年正月二十五日。接准兵部咨稱。所有奏請添設鳥槍九百八十桿。及各城零額兵丁。酌撥金州挑補之處。均經會同議覆。奏奉

諭旨。依議。欽此。欽遵咨行前來。臣等查此次新添鳥槍。若行文京部製造。往返又需時日。且查奉天各城現有之槍。均係由京部領到。其槍筩按照京制。長不過三尺餘。操演足壯聲威。克敵難期致遠。臣等自上年十月陳奏後。隨揀派協領恆升烏爾滾泰等。先行酌墊款項監造。現已陸續造成鳥槍七百桿。筩長四尺二寸。臣親加演試。頗為得力。其餘二百八十桿。仍令趕緊製造。惟查春融冰泮。正當各海口防

堵喫緊之際。請將此項新造之槍。視各城海口之多寡。暫時酌分各城。先資防禦。統俟海疆平靖。再將此項鳥槍。分撥

興京。開原。西八路。十六邊門。安設。

諭軍機大臣等。耆英等奏。酌擬添造檯槍一摺。據稱鼓鑄大礮工費浩繁。且稽延時日。檯槍檯演試放。頗能致遠。現飭協領恆升等籌款依式監造一百三十桿。分撥金州各城。每十桿為一排。勤加操練。足資防禦等語。著照所議辦理。該將軍等務當如式造辦。並飭沿海地方官。認真演習。總期嫻熟利用。不可有名無實。又另片奏前次奏准添設鳥槍九百八十桿。若由京部製造。

往返需時。現亦揀派恆升等。先行埝款造成七百桿。其餘仍令趕緊製造。暫分各城。先資防禦等語。亦著照所議辦理。惟火藥為軍政要需。前據該將軍奏明。派員製造。著即嚴飭承辦各員。如式配合。加工舂錬。務期多多益善。均堪適用。

丙申參贊大臣楊芳奏。竊𫝊抵粵後。疊將布置機宜。於二月十四。二十等日。兩次具奏在案。查逆夷兵船自闖過烏涌。即於二沙尾。大黃窖。兩路。分投遊奕。欲進省河。經𫝊察看大黃窖退後五里之鳳凰岡。係屬頂衝要隘。約可容兵千名。阻截入省河道。是以奏明。派令南贛鎮總兵長春帶江西兵一千名。掘濠空坑。安營駐守。其餘一千名。由省河

北岸渡赴南岸。飭派參將劉乾忠遊擊崔開泰等帶領分段埋伏。以資策應。連日與廣州將軍臣阿精阿並署督臣怡良暨原任督臣林則徐鄧廷楨及各司道督飭署廣州府知府余保純等。籌運礮位。趕堆沙袋。張掛牛皮。以擋礮彈。並趕紮竹筏木排。攔截水道。一面指示安義鎮總兵段永福帶領貴州官兵。扼定北岸陸路。於小北門外紮營。復於東盛寺等處分設伏兵。一切布置甫於二月二十三日。稍經就緒。果於二十四日未刻。即有逆夷乘駕大兵船二隻。火輪船一隻。三板船十數隻。衝過大黃窖廢營。直欲闖進省河。將攔河竹排。用礮轟打。併礮擊營壘。斷樹撤囊。飛

砂四起。總兵長春力督參將譚恩及都守等官。率兵開礮抵敵。時有礮子飛過長春右眼角。擦傷右顴皮破血出。其隨身之把總畢開璐被礮打死。並傷斃左右隨兵四名。長春激勵士卒。奮不顧身。疊開大礮百餘出。先擊沈逆夷三板船一隻。夷衆盡行落水。又有逆夷三板船一隻。被礮打穿入水。其夷衆竭力鼓枻。力扰出水。我師再擊一礮。入船俱沒。其大兵船木料堅厚。雖未能即時打穿。已將大桅一枝擊斷。逆夷均皆倉皇。即將各船退出。查該逆大肆猖獗以來。恃其船堅礮大。於我未到之先。虎門內外各礮臺卡座。節次失守。今復攻撲鳳凰岡營壘。欲進省河。被我師打

沈三板船兩隻。並擊斷大船中桅。致斃夷匪多名。始行畏懼退走。不敢遽進省河。已可稍定民心。惟該逆夷後船尚多。恐仍分路駛入。以圖夾攻。奴才惟有鼓勵各鎮將扼要分投。竭力堵截。第一時兵力尚未甚厚。仍飛檄迎催各路迅馳來粵。俾資調遣。又據香山縣知縣吳思樹稟報。二月二十一日。逆船駛入芙蓉沙。闖至距縣數里之馬頭。欲圖攻城。該縣會營抵禦。即飛稟帶兵駐紮縣轄前山之南韶鎮總兵馬殿甲。高廉道易中孚。分帶兵勇赴援。是晚。該逆船始行退出。奴才與怡良商明。此時首以保護省城為亟。該處香山前山。祇得責令原駐鎮道督飭員弁兵勇。盡力勦堵。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毋失機宜。

諭內閣。本日。據楊芳馳奏逆夷欲進省河。官兵奮力擊退一摺。暎夷於二月二十四日。駛駕兵船。闖進省河。經楊芳等先期豫備。擇要埋伏。逆船開礮轟擊。總兵長春被礮子擦傷右額。皮破血流。仍復奮不顧身。開礮迎抵。擊沈逆夷三板船二隻。人船俱沒。並將其大兵船擊斷大桅。該逆勢極倉皇。即時退出等語。自暎逆犯順以來。從未受創。此次擊沈夷船二隻。殲斃夷匪多名。洵足伸天威而寒賊膽。參贊大臣楊芳調度有方。出奇制勝。朕心實深嘉悅。著交部從優議敘。南贛鎮總兵長春帶傷督戰。忠勇可嘉。著加恩賞戴花翎。並賞給格特呼勇巴圖魯名號。此次傷

亡弁兵。及在事出力官弁。著該大臣確切查明具奏。

諭軍機大臣等。本日。據楊芳馳奏逆夷欲進省河。官兵奮力擊退一摺。據奏二月二十四日。逆夷乘駕兵船。闖進省河面。韻鎮總兵長春帶傷抵禦。擊沈三板船一隻。夷衆盡行落水。復將一隻打穿。人船俱沉。其大兵船亦被擊斷大桅。該逆倉皇退出等語。覽奏為之一快。已明降諭旨將楊芳交部優敘矣。計奕山隆文此時當已行抵廣東。所調各處官兵。必已源源抵粵。著即和衷計議。乘勝進勦。總須斷其歸路。四面兜擒。方可盡數殲除。至該逆所占香港務須設法克復。使逆夷永絕窺伺。方為不負委任。再此次楊芳所用之礮。是否係廣東舊有之物。其擊斃夷匪數

目。著一併查明。據實具奏。

庚子。直隸總督訥爾經額奏。據藩司陸費瑔詳稱直隸於上年七月間。奏調官兵四千九百餘名。分赴天津甯河豐潤等縣。並永平府屬各海口防堵。應需鹽菜口糧。並運送軍裝器械火藥礮子車價。以及雜支等項。共動用過銀六萬八千六百餘兩。又上年十二月。並本年正月。先後奏調官兵六千七百餘員名。分撥天津。永平。二府屬。暨甯河豐潤等縣各海口防堵。應支盤費馬乾鹽菜口糧。並鑄造銅鐵礮位礮子。及雜支各項。共支發過銀三十萬五百餘兩。以上通共支發過銀三十六萬九千餘兩。伏查司庫。上年

秋撥實存銀五十八萬六千七百餘兩。其額徵地糧。除留支外。實共起運銀一百八十餘萬兩。因上年直屬被水州縣較廣。應徵地糧。奏蒙

恩旨蠲緩。本年兵餉不敷。經戶部奏請協撥銀三十萬兩。以供支放在案。其餘庫貯銀兩。均有歲需經費專款支撥之用。如各營武職養廉紅白賞公費。並支給買補馬價世職俸銀。各駐防孤寡養贍錢糧。以及各州縣廉糧車價雇夫等項。每年約需銀數十萬兩。現在海防緊要。需用甚鉅。應請協撥鄰省銀五十萬兩。以備支用。具詳請奏前來。臣查直隸各海口。調往官兵。正在防守喫緊之際。所有鹽菜口糧。並

備辦一切。必須隨時支給。而需費浩繁。司庫既形支絀。亟
應豫為籌備。惟現值
國家在在需用之時。自應先行酌撥。俾得各資應手。合無仰
懇
聖恩。俯准
敕部協撥河南山西等省銀五十萬兩。就近委員解交直隸藩庫。
專款存貯。以資海防經費。統俟事竣。覈實造冊報部。
諭內閣。訥爾經額奏籌備海防經費。請飭部協撥河南山西等省
銀五十萬兩一摺。著戶部速議具奏。
靖逆將軍奕山。參贊大臣隆文奏。二月二十八日。承准軍

機大臣字寄。道光二十一年。二月。二十三日。奉
上諭。本日。據琦善等馳奏夷大肆猖獗。礮臺據報失守一摺。據
奏該逆於本月初三初四等日。駛駕火輪船。隨帶三板多隻。疊
進三門口內。衝撞簰樁。施放火箭。經副將慶宇等督兵抵禦。至
初六日酉刻。逆夷攏岸上山。橫檔永安礮臺。恐被占奪等情。又
另片奏靖遠鎮遠威遠鞏固礮臺。據稟亦俱失守。提督關天培
不知下落等語。覽奏深堪痛恨。現在廣東省城情形喫重。奕山
等接奉此旨。著即星夜遄行。兼程赴粵。會督各路精兵。相機勦
辦。毋稍遲延誤事。以副委任。琦善等摺片鈔給閱看等因。欽此。

奴才等跪讀之下。仰見我

皇上洞燭幾先。無微不至。又

命四川提督齊慎爲參贊大臣。齊慎久經戰陣。臨事勇往。俾等

得同仇之助。不勝欽感之至。披閱鈔寄琦善原奏。虎門失

守。關天培不知下落。夷人膽敢抄我陸路。擾及烏涌。非漢

奸往來勾引。何能乘潮直入。殊堪痛恨。現已分路迭催。未

到官兵。令其迅速前往。以便到粵會齊進勦。惟查大兵雲

集。兵食尤關緊要。等行至南昌。接見藩司趙炳言。據稱

已奉兩廣總督祁塡飭知。令將江西地丁銀四十萬兩。解

赴廣東南韶道庫存貯。以供支用。其所需兵食。應如何籌

備之處。尚未就緒。粵省如何備辦。藩司梁寶常亦無來信。

查新任督臣祁墳與䇹等前後尚隔數程。不能面商。是以䇹等先行飭令該藩司趙炳言。立即攜帶委員。迅速赴南安府駐紮。趕緊採買兵糧。順遞南雄一帶。以備支放。又飛調安徽省籌備火藥數萬斤。江西省籌備火藥並硝磺數萬斤。先行解粵。造作進攻火器之用。至江西銅礮向無存貯。目下亦無鑄礮良工。已經該撫委員解銅赴粵。就近雇人開鑄。以免解送。茲接楊芳來信。粵省亦無鑄造之人。據稱湖南廣西有存貯火礮甚多。足資守禦等語。䇹等一面

奏

聞。一面飛咨該省撫臣。迅速解往。以備攻勦。至江西現在鐵礮大

者不過二千餘斤。該撫已挑洗十餘位。逐一演放。擇其可用者。解赴軍營。搭配安置。奕等現已馳抵泰和縣白下驛。不日即可抵粵。容再確查情形。另行具奏。

硃批。廣東鳳凰岡。有二月二十四日之捷。省城自可無虞。卿等抵粵後。似可得手。

諭軍機大臣等。本日。據奕山等奏。迭次檄調藩司趕辦後路糧臺。酌撥火藥礮位一摺。覽奏均悉。攻勦逆夷。自以兵食為要。器械礮位。必須豫為籌備。方可無誤事機。據稱先飭江西藩司趙炳言。速赴南安駐紮。趕緊採買兵糧。順遞南雄一帶。以備支放。又調安徽備貯火藥。及江西火藥並硝磺數萬斤。先行解粵。造作

進攻火器之用。並請將湖南廣西存貯大礮。迅速解往。以備攻勦等語。俱著照所奏辦理。所有請運礮位。已另降諭旨。令裕泰吳其濬梁章鉅迅速解往兵。廣東鳳凰岡。有二月十四日之捷。省城自可無虞。該將軍等星速前進。計接奉此旨。當在抵粵之後。務即會同楊芳等熟籌妥辦。一俟大兵齊集。即設法斷其歸路。痛加勦洗。以彰撻伐而振國威。

湖南巡撫吳其濬奏。竊臣查湖南郴桂一帶。毗連兩廣。兼江西南贛接界。會匪煙販。出沒無常。此等彼竄。黨影實繁。現值廣東用兵之際。深恐逃匪竄入。潛行勾結。屢飭永州鎮英俊及該處州縣處處防堵。無稍疏縱。茲據永州府尚

政麟稟稱據英俊遠探有㗂夷遣漢奸數人赴連州南雄一帶煽惑一俟訪實即行飛稟等語臣查該處飯店脚夫向以搬運囤積洋貨為生近來代送鴉片之案屢見迭出或實有與㗂夷串通之該處匪類擅造浮言皆未可知除飭該府鎮等嚴密訪拏並委署衡永郴桂道承志迅速前往認真稽察外臣訪聞廣東虎門烏涌等處官兵不利該督撫固守省城恐於連州等處未能照顧周帀臣已飭該處文武員弁不分畛域實力訪拏儻匪徒敢蟻聚滋擾即一面撥兵勦除一面飛稟臣即親往該處駐紮彈壓相機調撥勁兵及早撲滅期於除惡務盡

諭軍機大臣等。本日。據奕山等馳奏湖南廣西存貯大礮甚多。足資守備等語。著裕泰吳其濬於該省存貯大礮揀擇數十尊。迅速解粵。以資攻勦。又據吳其濬片奏訪聞嘆逆遣漢奸數人。赴連州南雄一帶煽惑等語。湖南郴桂一帶。界連兩廣。現當逆夷滋事之時。難保無匪徒勾串情事。著吳其濬嚴飭該處文武員弁。不分畛域。實力訪拏。儻有匪黨滋擾。著即撥兵勦除。屆時該撫察看情形。如需親往彈壓。即前赴該處督辦。務期及早撲滅。毋任蔓延。

廣西巡撫梁章鉅奏。竊臣於本年二月十八十九等日。接據梧州府知府萬保蒼悟縣知縣官斯璺稟稱探得廣

東暎夷攻破虎門。進偪廣州省城。勢甚危急。並據接壤之封川縣提塘探報廣州省城戒嚴。情形相同。得信之下。不勝驚憤。風聞暎夷在廣東洋面。肆其鴟張。竟敢戕害官兵。攻奪虎門。及各處礮臺。偪近省城。若非有漢奸為之主謀指引。斷不能長驅直入。廣州與廣西梧州。相距不過數日路程。雖暎夷不能由內河逆流而來。而漢奸既多。難保不竄突西境。梧州為廣西門戶。與廣東壤地緊接。亟應嚴加防堵。查梧州府城僅有副將一員。近日該副將周枋已被廣東調去。並調去兵丁三百名。情形未免單弱。當即飛咨提督臣薛陞。派撥將弁。帶兵前往梧州。以壯聲勢。臣先經委護

蒼梧道興信馳赴梧城會同稽察。臣以封圻毗連。未便坐視。即於二月二十日。帶領臣標中軍參將秦定三。並三營兵丁三百名。親往梧州。督同防堵。

梁章鉅又奏。前奉

上諭。著臣揀選大礮數十尊。聽候廣東調用。臣因廣西省大礮無多。即經飛咨提鎮飭營揀選。並委員前赴廣東湖南訪雇能鑄二三千斤銅礮匠手。來粵督鑄。現准廣東湖南覆稱該兩省並無能鑄銅礮工匠。廣東現在需鑄鐵礮甚多。工匠亦斷不能分往他處等語。臣當將省城舊存二千斤以上大礮。試放有準者八尊。又南甯營二千斤大礮四尊。均

已解赴梧州存貯。即先飛咨署兩廣總督臣琦善知照。聽候調用。惟大礮既不能多。而廣東需用孔急。臣現飭各營並咨會提臣即將各營所存五百斤以上之礮。揀選演試速運數十尊赴梧。以備調用。

諭軍機大臣等。據梁章鉅奏。探聞粵東㖡逆滋擾。出省防堵一摺。廣西梧州。與廣東壤地緊接。現在該夷既在廣東肆逆。難保不竄入西境。著梁章鉅帶領兵弁。親往該處督同防堵彈壓。以安民心。並嚴查漢奸。無使勾通潛入。俟逆夷擊退。該撫察看情形。如可無庸駐紮。即行回省辦事。至片奏揀選礮位。既不能一時鑄造。現據奕山等奏。廣東需用大礮甚急。著該撫即將省城並

南寶營舊存大礮十二尊。同各營所存五百斤以上之礮數十尊。迅即一併解往。以備攻剿。毋稍遲延。
欽差大臣江蘇巡撫裕謙奏竊𦍑承准軍機大臣字寄。道光二十一年。二月。十八日。奉
上諭。浅擱夷船三隻。著即派委員弁。或用礮擊沈。或圍困勦戮。以絕其覬望之心。其未經駛出浙境各船。僅能誘入內地。突出伏兵。痛加攻擊。亦可稍示懲創。其善後各事宜。著即責成裕謙駐紮定海。督同文武員弁。體察居民及地方情形。悉心妥辦。瞭見夷船有回帆蹤影。即併力轟擊。或純絕其去路。聚而殲旃。毋誤機宜等因。欽此。𦍑伏查浅擱夷船三隻。於𦍑接印之次日。開行

南去。其未駛出境之船。亦已杳無蹤跡。至修復定海縣城垣。添築土城。趕鑄礮位。撫卹難民各事宜。均經奴才逐一籌議。先後具奏在案。奴才前春六橫青龍等處洋面。共有夷船四隻。遊弈寄碇。嗣又遣弁查探。止賸一隻。於二月二十八日。誘擒白夷一名。殺傷逆夷三名。並奪獲夷槍鉛子皮袋等物。訊明白夷名喂咻哌嘚。係唉咭唎派令管駕船隻。運送糧食。前來定海接濟。上年八月。自該國開船。在洋經行半年有餘。始到浙洋。並未遇見南去夷船。因不見兵船。欲行探問。致被擒獲。不知有無續來兵船等情。奴才查上年。奴獲夷囚三十餘名。不但不加誅戮。且用酒肉養贍。並派中國

之人服侍。其夷婦一口。又另派中國老婦二人服侍。浙省士民。無不忿恨不平。今既捦獲逆夷。自應即行正法。奴才於訊明後。會同提臣余步雲派委署長狼山鎮總兵謝朝恩。齎持令箭。將該逆夷綁出營門。凌遲處死。梟首示衆。以作士氣而快人心。仍懸立賞格。曉諭兵民。同心協力。設法誘拏。俾該逆夷聞風驚懼。不敢往來無忌。如入無人之境。其誘捦夷匪之弁兵。由奴才存記。俟有續立功績。併計請獎。

奴才現將鎮海應辦事件。會商提臣逐一布置妥協。於三月初六日。登舟放洋。東渡定海。容俟到彼查看情形。再行分別請

旨遵行。

裕謙又奏。再定海雖孤懸海外。而自鎮海前往。海道處處可通。近或數十里。遠亦不過一百餘里。皆係依山傍島而行。趁潮往來。片帆可達。並不涉歷大海。自周訖隋。封建郡縣之名目。雖各不同。而要皆屬於今之鎮海。唐開元間。始立縣治。以後或廢或興。無不視鎮海之興廢以為興廢。蓋定海無後援。全恃鎮海為之控制。而鎮海一縣。雄踞海濱。南援象山石浦。北應慈谿餘姚。為甯波府之門戶。而甯波府又為浙東之門戶。鎮海之守固。則外可扼定海之吭。內可保障浙東之全境。即如上年。定海失陷後。夷船直逼鎮

海。該縣及象山石浦。慈谿餘姚。並寗波府居民聞風驚畏。紛紛遷徙。迨前浙江撫臣烏爾恭額前提臣祝廷彪統領重兵。駐紮鎮海。民心始定。該逆夷亦不敢再肆鴟張。是其明證。奴才若駐紮定海。止能保守一隅。不能顧及全局。一切調度呼應。皆不能靈。設被該逆探知其故。豕突鎮海。則全浙騷動。而定海兵民。亦必張皇失措。於大局殊有關繫。奴才擬將定海善後。籌度定見。仍回駐鎮海軍營。則彼此皆有恃無恐。以期確有把握。至該逆所恃。惟船堅礮大。若與之海洋接仗。該逆轉得用其所長。是以奴才前奏有五不可恃之議。浙江水師廢弛。與江蘇相等。名曰水師。實皆不諳水

性。每屆水操。輒將戰船拋錨泊定。然後在船演放槍礮。與
陸路無異。按季巡洋。則虛應故事。並不前往。去年。臣等在寶
山防堵。督令水師在吳淞口外操演。竟有眩暈嘔吐者。深
堪痛恨。現在浙江既無大船。並無大礮。即有大船。亦無善
於駕駛之人。出洋擊逐。實非萬全之策。臣等惟有堅持定見。
以禦為勦。以守為攻。杜絕接濟。嚴防要隘。該夷船儻敢駛
近口岸。度量礮力能及。即開礮轟擊。或誘令登岸。更可大
加勦洗。斷不敢輕躁貪功。致墮奸夷詭計。
裕謙又奏。據委赴定海查辦善後事宜之江蘇候補知府
黃冕等稟稱。在定海城內。從前偽知縣郭士立占住之沈

姓空屋。查獲逆夷存留木板箱六隻。內五隻係寫頓寄於

北京

盛京八旗官兵查閱開看。內有刻本清字書。一千五百十四本。又一隻係寫頓寄於日本國地方開看。內有刻本夷字書八百九十四本。解送前來。奴才查歡清字書。每八本為一部。共一百八十六部又二十六本。係天主教邪說妄誕不經。其夷字書不能辨識。卷首有漢字序文目錄各一頁。亦係天主教邪說。應否由奴才會同提臣余步雲即在營門外親自覽視。對眾燒燬。以免傳播之處。伏候

訓示遵行。

硃批。[illegible]

裕謙又奏。再清字清文。非旗人不能諳習。該逆何竟有之。實堪駭異。是否暗為漢奸。設法誘人代其繕寫。圖行反間之計。抑或廣東駐防中。竟有習教通夷之人。均未可定。督

伏念旗人世受

國恩。至優極渥。如果竟有此等敗類。不但辜負

朝廷。抑且玷辱宗祖。

硃批。過慮。必無是事。斷不足信。

深堪痛恨。自應立正典刑。惟現在虎門礮臺已失。省城亟須固守。若遽行查辦。誠恐人心惶惑。於

大局不無關礙。合無仰懇

皇上天恩。暫為存記。俟夷務平定後。再行

飭交廣州將軍。會同督撫諸臣。不動聲色。嚴密查辦之處。伏候

聖裁。
硃批。所見固是。然二百餘年以來。內地漢人。能習清文者。自必有之。即如在京各部書吏中。必有粗通清文。篆做清字者。何足怪哉。理藩院書吏。頗有通蒙古文字者。亦類此也。決非我八旗之所為。信而有徵。

諭軍機大臣等。本日。據裕謙馳奏東渡定海日期。擒獲夷匪正法一摺。浙江洋面。即有夷船遊弈。應即合圍勦擊。據奏誘擒白夷一名。殺傷逆夷三名。並奪獲夷槍鉛子皮袋等物。訊係運送糧食接濟。已將逆夷在軍營正法等語。所辦是。惟此船所運何項糧食。白夷一名。如何誘擒。逆夷三名。如何殺傷。是否兵勇業上

彼船。抑係誘令登岸。其所乘夷船。現在作何下落。著裕謙確切查明。據實具奏。又另片奏定海善後定見。仍回鎮海軍營。以禦為勦。以守為攻。杜絕接濟。嚴防要隘。儻夷船駛近口岸。度量礮力能及。即行轟擊。或誘令登岸勦洗等語。所見極合機宜。仍著趕鑄礮位。訓練兵勇。探有夷船蹤跡。度量礮力能及。即行轟擊。務須大加勦洗。以示國威。又另摺奏搜獲不經夷書。著即對眾銷燬。以免傳播。

參贊大臣楊芳奏。竊照暎咭唎逆夷。於二月二十四日。乘駕兵船及火輪三板等船。欲進省河。經鳳凰岡官兵奮力擊退。當即馳奏在案。是日。有咪唎㗆國領事哆唎哪因該

國貨船。並不在禁止通商之列。先經琦善批准帶進黃埔
貿易。適值㖷夷攻打虎門。被阻不得入口。聞鳳凰岡官兵
擊退逆船。向營盤稟訴。據總兵長春報知前來。並當飭署
廣州府知府余保純帶同通事譯訊。據吵喇哪稱㖷夷既
被擊退。自不敢再有他求。惟念稱兵犯順。係㖷國兵頭所
作之孽。其帶貨商船。並未敢隨同滋事。而因此阻滯年餘
不得貿易。在該商為其本國兵頭所累。原不足惜。而我咪
唎堅等國。向來恭順。不敢私賣禁物。蒙
大皇帝恩准照常貿易。極為感激。乃到粵經年。被㖷國牽累。不能
進埔開艙。以致貨物黴爛。皆本虧耗。諒蒙

天朝憐憫。現查暎國夷商。情亦急迫。可否於此次擊退兵船之
後。姑准其商船一體貿易。庶各國不被暎國妒恨。免致阻
攔牽留。而暎國貨船在埔。其兵船即有所顧忌。而不敢滋
事。似亦制服之一法等語。甚當經傳諭。以該夷所言。雖亦
近理。殊不知暎夷肆逆逞兇。罪惡重大。實自絕於
天朝。今蒙
大皇帝命將出師。特申
天討。即謂夷商並無助逆。究係暎國之人。又安敢以通商為請。正
詞回覆去後。是日逆船雖無動靜。而探知退泊未遠。并料
其早晚又必來擾。戒備益嚴。惟省城所存礮位。本不能如

虎門之大。虎門礮臺既失。礮亦隨之。且外海師船在虎門者。均被逆夷燒燬。別營舟師。刻難調集。雖有內河巡船及招募水勇決艇。祇能防而不能攻。奴才與兼署督臣怡良等正極焦切。適於二十六日巳刻。長湖之際。南風大起。該逆大小兵船。添至七隻。火輪船三隻。三板船二十餘隻。果皆乘風擁至。其時鳳凰岡等處營盤。各放槍礮。擊斃夷兵不少。而逆船恃其堅厚。且行且拒。冒死闖入省河。飛礮火箭。施放無數。幸各城上下內外。已將官兵壯勇。排列如山。不令稍有空隙。且奴才等先經示諭軍民。以防禦英夷與他寇不同。其礮彈能於遠處裂開。以燒房屋。而火箭又著物即燃。

此時保衛城垣。首須撲除火患。是以於列隊兵勇之外。復逐段多添撲火兵丁。使房屋不燒。人心即定。雖是日逆船礮箭施放不絕。而省城內外。周密巡防。並無一處失火。該逆見守城如此嚴緊。立即移竄空曠之白鵝灘中心。暫行下碇。不敢偪近城垣。亦不敢復放礮箭。第仍虞其堵截上下游各船。則省中一切日用。以及軍火所需。皆不無棘手。正在分籌勦逐間。復據洋商伍怡和等。以各國領事夷商。於唉逆帶兵之人。無不交口斥詈。該兵船因見城上岸上。均各森嚴。亦即畏懼而退。二十七八九等日。兵船及火輪船三板船。均已陸續開離省河。惟各國夷人在粵。均望承平。

諭英夷既經繳還定海。不敢更有他求。惟貿易一事。係

天朝二百年來。稠疊

恩施。不得不代懇法外施仁。仍循舊制。並呈出義律等所立筆據。有不討別情。惟求即准照常貿易。如帶違禁之貨。即將船貨入官字樣。是其前次要求奸計。此時無可復施。惟奴才奉

命督兵。祇知軍務為亟。斷不因各國連番環請。稍懈軍心。即其筆據之言。奴才雖經寓目。仍以無觀。弟既有此情形。理應據實入告。至其所云貿易夷人。並未隨同滋事。貨船入口。正可制服夷兵等語。奴才暗訪明查。似非誕妄。而就兵機而論。亦有時以縱為擒。與其峻拒羣夷。恐致一同觖望。或先從權

[illegible]

制馭。借以密遏。伏候

聖主指示機宜不勝悚

諭軍機大臣等。本日。據楊芳馳奏逆船駛進省河。旋即退出一摺。此次該逆大小兵船七隻。火輪船三隻。三板船二十餘隻闖入省河。施放礮箭。因省城內外。周密巡防。竄出白鵝灘中心下碇。旋即開離省河等語。所辦尚好。據奏咪唎㗋領事稟稱。到粵經年。被暎逆牽累。不能開艙。並暎國帶貨商船。請准一體貿易。並據洋商呈出義律筆據代懇通商等情。此係該逆奸謀。解我軍心。惟現在大兵未集。不敷調遣。著楊芳設法羈縻。俾不得遠遁外洋。致將來攻勦背手。其現在如何從權制馭之處。朕亦不為

遥制。奕山隆文。計已抵粵。著即妥籌密商。一俟續調官兵就位。
足敷勦辦。水勇快艇。足資遣用。著仍遵前旨。斷其後路。四面兜
捡。克復香港。以副委任。